

阿根廷的搖滾樂界先 鋒

璜·卡洛斯 (Juan Carlos) 暱稱“強哥” (Chango) 是《野貓樂團》 (Los Gatos Salvajes) 的吉他手。在阿根廷《野貓樂團》是著名的西班牙文搖滾創始樂團。聖施禮華讓他了解到天主和音樂並非背道而馳。

2009年3月1日

您是在何時認識主業會的？

大約是在1980年，我那時情緒相當低落，有一天在床頭桌上看到主業會出版的Informative Bulletin新聞摘要，我的內人要我讀讀它，因為那會使我受益無窮。引起我注意的是那時仍為天主忠僕（冊封聖人之前的階段）施禮華所行的奇蹟，以及他是我們這時代的時下聖人，因為我以前總覺得聖人是屬於中古時期的。在2002年，我欣喜萬分地參加了他的封聖大典。

他所傳遞要在每個人職務中成聖的訊息是否引起您的注意呢？

是的！憑藉著微小不起眼的平凡小事，能讓我們贏得天堂，這真是奧妙的事！我以為一個人需要做超凡的好事才能榮獲天堂，但是事實上，需要做的是盡心盡力，盡己所責。耶穌無所不知，如果我所為之事仰不愧天、俯不怍地，那麼那便是有價值的；就如同對病者、長者伸出援手的善行一般。

當您玩音樂時是否也能聖化呢？

也可以的。當我表演和接受掌聲或認同時，我將它們都奉獻給天主，因為那並非屬於我的。我能夠表演、演奏，是因為天主如此意願，我從未思及會成名。然而天主無所不知、無所不在，並且已預見這些事的發生。

您是否感到驚訝呢？

我很驚訝知道我年輕時所為的，竟可以影響其他知名的音樂家...當我現在見到他們時，他們告訴我他們曾經偷溜進我的表演會場，擠到前排，而且現在仍記得我的穿著打扮。當時我並未意識到，我正做著不凡之事，而這也發生在另一次活動上。雖然可能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是你為他人，或未能為他人所立下的榜樣，都會對別人帶來影響。對那些孩子而言，我們是大人物，我並不是指我們是典範，但就某方面而言，我們的確扮演這角色。這就是我們如何藉著“野貓樂團”去發揮影響作用。

當如今一帆風順

天主所賜給我的太多了。有的時候我會問祂：為什麼祢給我這麼多？我並不值得得到這一切，我的所行並不相襯如此多的恩賜。有時我會擔心祂在我的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音樂...給了太多。我曾經經歷很艱辛的時刻，我覺得就像舊約中的約伯一般，經過重重困難，終得撥雲見日。

你現在看音樂的角度是否有所不同？

以前，就如其他年輕人一般，我追求功成名就、追求能不勞而獲的金錢。現在我僅是單純地享受音樂，而那所帶來的附加價值是額外的，並非是我刻意追尋的目標。”野貓樂團”40年後的再度聚首費了很大勁。成員中有三位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，另外兩位住在羅薩利歐(Rosario)。為了碰面，吉洛·佛列亞塔(Ciro Fogliatta)和我會去羅薩利歐(距離布宜諾斯艾利斯約三百公里遠)，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彩排後於星期日再返回。我們有三、四個月如此為之。

你與天主和吉他的關係是如何呢？

當我表演時，我試著活在天主的臨在中，將它奉獻給天主。我也請我的護守天使幫助，好使一切都能順利進行、樂器不會失靈、不會發出噪音；不是為了我，而是為了其他人。沒有護守天使的幫助，所有事都會更困難。我感到他幫助著我，有時候我覺得我彈奏超越我功力所及，是他讓我的手指移動到它們該到的位置...（“強哥”笑）

你們樂團受到唱片公司的壓力，去創造其他形式的音樂風格，但您反抗了那體制。

我們有著堅定的信念。如果我們退讓了，或許能帶來更多的商業效益，但是阿根廷的搖滾樂就不會有今天了。我們的不改初衷---經年累月下來---實現了用我們的語言唱出搖滾樂。要對抗潮流是很難的，在當時，我們被視為“愚蠢”、“低俗”的，其他

的樂團都是唱著英文歌，但是我們想要用我們的語言去表達我們自己。

您如何在音樂界活出你的信仰？

有很多人有著不同的信仰，像是佛教、輪迴轉世論等等...還有些人說他們以前曾經當過輔祭，但是後來卻離開了信仰...而我，恰好相反；我曾經迷途，但我認識了主業會，並更加貼近我的信仰，而這都是天主的恩寵。我請求祂能讓他人看到我所看到的，聖施禮華曾告訴我們要去愛所有人，就算我們有著不同的想法。我想這就是身為基督徒的真意吧！
